

【饮饌琐忆】

老济南烧饼轶事

□张稚庐

过去，老济南人习惯每日两餐，每到做中、晚饭时才支锅燎灶，炊烟袅袅。除乡外，城里没有吃三餐的。不过，清晨起来都吃早点，充饥而已，并不管饱。

济南小康之家的早点，大多是“烧饼饅子”、“豆汁甜沫”。天刚蒙蒙亮，“香油饅子、大烧饼！”长街幽巷里便传来小贩的叫卖声。饅子不同于油条，饅子为椭圆形，炸得很酥，小贩用小刀把烧饼划开，加上饅子，称为“一套”。两者相配，越嚼越香，多少年也没吃厌。当年义祥兴号、徐盛堂号炸的饅子最有名。现在已见不到饅子了。油条摊上是把两块油面切成长条，摆在一起，用手一抻，放进油锅，炸成棍状，不酥不脆，可这种“一柱擎天”式的油条竟也能一统天下。

至于烧饼，据我往昔所见，济南有瓢子烧饼、马蹄烧饼、叉子火烧、芝麻烧饼、油酥烧饼、麻汁烧饼、糖鼓子烧饼、朝牌烧饼等不下八九种，或甜或咸，各有风味。

烧饼源自“胡饼”，顾名思义，乃“胡人”之食。那么，胡饼何时传入中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胡饼上撒芝麻，古称“胡麻饼”。相传它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了。说起济南烧饼，真是各有其味，每天能换着花样吃。以马蹄烧饼夹饅子最普通，把饅子一掰，夹在两个薄薄的“马蹄”中，用手掌一压，“咔嚓”一声，饅子都成碎屑，又酥又脆，满口芝麻香。

糖鼓子烧饼，具有浓厚的乡土风味，以其形似鼓而得名。这烧饼是用“发面”和“死面”合掺而成，以红糖做饼心，上蘸一层芝麻，先烙后烤，烤熟后酥脆香甜，热食最佳。也有小贩提篮叫卖于街巷，尤为妇孺喜食。莫小看一枚小小的鼓子烧饼，也能卖出名声，如早年的增盛东烧饼铺，上世纪30年代的平民号，最有名的是聚乐轩，张盛成清末时就学成了打烧饼的好手艺，无出其右者。

记得昔年离我家不远的大梁隅首街路北，有个叫曹老二的打的“朝牌烧饼”远近闻

名。这是种长条烧饼，长约六七寸，宽二寸许，两头微翘，像一块“朝牌”，即“朝笏”——大臣朝觐皇帝时手中所执的狭长板子，多为象牙制成，用以记事面奏，以备遗忘——这种烧饼是发面的，先擀成长面片，抹上花生油，撒上花椒盐，卷成长筒状，揪开，再擀成饼坯，上撒芝麻。朝牌烧饼须用缸炉烤制，缸炉是瓦缸，外面糊着层厚厚的黄泥，底部围有火墙，缸的中间生火。把饼坯放在手背上，反面朝上，逐个贴在缸壁上。挑旺炉火，一会儿，见饼成焦黄色，便烤熟了。曹老二打的烧饼外酥里软，微咸适口，芝麻香与面香相融。我有时把家中炼猪油剩下的油渣刺碎，让他打进烧饼，他无不欣然从命，趁热食之，尤美。曹家饼铺关门后，六十年，我再也没有吃到过那么好的朝牌烧饼了。

这家烧饼铺后来如何呢？曹老二的生意很好，天天有些小贩挎着篮子来趸烧饼，往往不到早晨8点就烺炉。万没想到，竟因一次“闹着玩”

关了门，真是市井奇闻！原来，曹老二斜对门住着一个“刘愣子”，在北关车站扛大个（搬运工），他每天都来买烧饼当早点，两个汉子见面常开玩笑，相谑为戏，满口荤话，习以为常。某年一个冬晨，天还黑咕隆咚的，曹老二正在屋里打烧饼，听得刘愣子进了大门，说：“今天真冷！”曹老二心思一动，把一块生面饼坯子贴在脸上，面壁而立。屋里一盏荧荧如豆的油灯，昏昏摇影，刘愣子推门进来，朦胧中只见曹老二的背影，直挺挺地站在那儿不声不响，他好生奇怪，诧异间，曹老二猛然回过头，幽暗中一张光溜溜的白板脸，无眉目口鼻。“哎呀！”刘愣子大叫一声，夺门而逃。他这次没愣起来，被吓得大病一场。他媳妇把药渣泼到曹家门口，骂道：“这是闹着玩吗？晌巴早晨装鬼诈尸……”旧俗语“晚上见鬼还有一年，早上见鬼就在眼前”，乃老济南所深忌。从此，曹家的买卖一蹶不振，后关门大吉，其人也不知所踪。

秋柳园 (外一首)

□魏敬群

一条老街
 沉入明湖
 诞生在这里的诗
 永恒于天空

渔阳山人

坐绿荷中间
 吟绿色飞天
 白鹭掠过水面亭
 街他的神韵

千佛山 (外两首)

□潘德宝

久仰 一种熟悉的敬仰
 千佛 从未读清熟悉的容颜
 沉迷在您温暖的怀中
 做一个不醒的梦
 您用厚重的胸怀孕育
 泉城的碧水蓝天
 氤氲薄雾淡含齐烟九点
 紫色烟霞轻罩兴国禅寺
 晨钟暮鼓 经声佛号
 婉转低回 谁能算清
 红尘中还有多少梦迷人
 千年的石阶盘桓
 夜半寒月下
 一步九叩的虔诚
 慰藉着太多的期待
 您已是古城的象征
 抚着隋唐的浩渺
 仰望您的威严与慈祥
 这积淀岂止万丈长卷
 舜帝耕耘的吆喝声
 至今仍回荡
 在吉象的头顶
 济南人的心中

趵突泉

在清澈里浣洗 温婉的味道
 闲逸的鱼儿 便清照可人
 是否着了书香的道儿
 摇首摆尾间透着清醇的丽藻
 大师的花鸟 掩映林中
 小院深深 弥漫浑浑豪放
 名泉藏至圣 竹园隐盛德
 淡然绘大写意 巨匠无双

雪月观灯 百姓传统
 猜谜的欢乐亮了眼睛
 大串糖葫芦 碧波映红
 厚重文化蕴在数不清的泉中
 漫度观澜檐阁
 涿源之水涌若轮
 帝王骚客月下吟 堪比水长
 云雾润蒸仙入境 明湖听水声
 赞了这千年的悠久
 不衰的盛名

大明湖

凉爽的清澈刻在童年的记忆
 柔滑的青苔铺满 顺河石阶
 略显稚嫩的脚步 越过河北极阁是那样的巍峨
 小沧浪亭雕栏斑驳
 几只扁舟闲系 斜柳夕阳
 翻过秋柳园的青墙
 月夜下 三丈水泥台
 有懵懂少年 格斗的影子
 突降暴雨 鱼儿呛翻肚
 悄悄下水 哪顾深浅
 裤腿塞满鱼 乘兴而归
 顽皮亦阳光 终是经历
 回首往昔 难得没有愁滋味

【民间记忆】

□任善昆

1958年9月，花季少年的我踏入济南铁中校门，开始了三年的高中学习生活。那三年，是建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我们的高中也是在一半劳动、一半学习中度过的。曾记得，我们在校园里建起“小高炉”炼钢铁，在卧虎山下推土筑坝修水库，“广阔天地”里春种秋收夏抗旱……这其中，记忆犹新的，还是到济南南部乡村参加“三同”劳动。

1960年9月，我已是高三 的学生。开学不久，学校便落实党的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号召，安排毕业班到农村去开展实践活动。我们这一批去了两个班，四班被安排到稍远的石青崖村，我所在的三班则留在土屋村。当时，正是“瓜菜代”的特殊年代，土屋村村民生活自然也很困难。我们

难忘土屋村

是体验与农民“三同”的，自然有很多规定：不准从家里带食物（包括咸菜），不准带零钱买食品，不准请假回家等。我和几名男同学住在一户农民的土坯房里，关不严的门窗透风漏气，铺着秫秸、山草的地面就是睡觉的床。

我们每天扛着板镢下地，刨地瓜，收玉米，和村里农民一同出工干农活，一日三餐自己做饭。早餐是玉米面粥，地瓜面窝头，午饭和晚饭有馒头，不过也是地瓜面蒸的，一天中唯一一顿炒菜是基本不放油的炒地瓜叶。头两天，大伙吃得挺带劲，因为不管是地瓜还是地瓜面窝窝头，都管吃饱。在计划用粮的年代，能填饱肚子，可是件幸事。不过三天过后，眼瞅着面前的地瓜食品，就再也不想下口了。到后来，同学们都觉着身



体乏力，我那双腿也有些虚肿，手指按下有个窝。后来才知道那是营养不良造成的“水肿”。

这次劳动虽说只有十几天时间，却让我们经历了许多，留下了难忘的印记。劳动结束后，

全班师生来到土屋村头场院上，拍下了这张我至今珍藏的照片。如今，土屋路早已修成宽阔的柏油路，土屋村也变成高楼林立的居民社区，一切都旧貌换新颜了。

迎壁墙心的“福”字



算了半晌，才得出结果。福字和春联都出自北宋时期，门扉贴春联的意图为祛邪攘灾、祈福贺岁；迎壁写福字的寓意是祈求丰年、人丁安泰。

“福”字有多种类型，其中有端庄奇秀的石雕“福”字，石料取质地细腻光滑的正方

的视线，让你看不清楚，这便是农户设立迎壁的初衷，也是迎壁的作用和功能。

砖垒灰抹做的迎壁不具备文化气息，没有观赏性。经过一代代人的斟酌、设计和思虑，便开始在迎壁中心位置用楷书或行书写一个尺数见方的“福”字。福字的左部为“衣”字旁，右边为一口（人）一亩田，合在一起为衣食无忧之意。

堂叔对迎壁设立的历史不甚明了，他让我去当铺街西首路南胡同里向细瓦匠王大爷求教。其祖父是清末秀才，父亲又是本村的私塾先生。他听其父说盛唐时期，城乡的达官贵人、乡绅富户都大兴土木，修建四合院落。至唐代中后期，始建造迎壁，一是预防冬春两季风暴雨沙尘刮进庭院；二为防止路人窥视房主，以免显财露富。福字何时在迎壁上“露面”，王大爷掰着手指数

【行走济南】

□王绍忠

在我们章丘老家，迈进每户的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迎壁墙中心那显眼悦目的“福”字。仔细端详，如一位长者在门口正襟危坐、笑口常开地迎宾纳客。

这个“福”字为何长在了迎壁墙心？揣着心中的疑问，我去请教对门堂叔。早年，他对古文典籍阅读甚多，对文物、族谱颇有研究。他说，根据农家天井院落建筑结构，修缮房舍时，农家便建有连体（房舍墙壁）迎壁、独体迎壁、门外（大门）迎壁和巷口迎壁等多种。原本农户没设迎壁墙时，从大街路过的行人，会直接看到堂屋里的 情形，且望得真切切切。为了增强庭院的隐蔽性、安全感，也维护村民的隐私，便挖基铺石，垒砖砌壁，从而阻断当街的视线。至今，在黄河沿岸一带，人们仍然称迎壁为“影壁”，寓意便是模糊人们